

姜丹书赠画钱学森



姜丹书赠送钱学森的国画《西湖一角》

2011年，钱永刚教授将父亲钱学森珍藏的一幅国画《西湖一角》，捐赠给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。70多年前的1941年春天，远在美国的钱学森收到这幅国画后，便视为珍宝，一直将其挂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，1955年回国时，他又将这幅国画带回祖国。

这幅国画的创作者是谁，他与钱学森有怎样的深厚情谊，钱学森为何一直珍藏这幅国画，这些都成了亟待解开的谜底。笔者广泛查阅相关资料，并采访了钱永刚教授，终于弄清这幅国画的来龙去脉。在考证、访谈过程中，我们更是深刻感受到钱学森炽热的拳拳之心、爱国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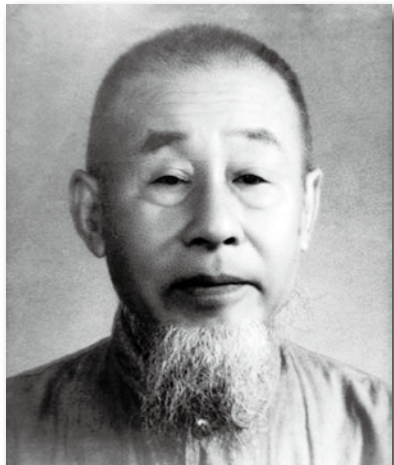
忆写西湖一角

《西湖一角》的创作者姜丹书，在当今美术界已不为人熟知。但是，耳熟能详的丰子恺、潘天寿、来楚生、郑午昌等艺术家，都曾师从姜丹书。在美术界，他开创了解剖、透视、摄影等课程，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姜丹书（1885—1962），字敬庐，号

赤石道人，出生于江苏溧阳。1907年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，曾游历日本、朝鲜等地。1911年春，姜丹书到北京参加学部复试，获得“举人学位”称号。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，所以他也经常被友人称为“末代举人”。不久，姜丹书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图画手工课程老师，还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、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私立宗文中学教授艺术课程。1924年，姜丹书受聘于上海美专，教美术基础课程，同时还兼任杭州国立艺专教职。那段时间，他每周三天在上海，三天在杭州，于沪杭两地奔波。在杭州，姜丹书还同吴梦非、丰子恺、刘质平等人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以美育为主旨的新式音乐团体——中华美育会，出版《美育》杂志，传播艺术文化。

数十年间，姜丹书全力倾注教学，培养出丰子恺、潘天寿等一批学生，自己却鲜有时间创作。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，杭州被日军占领，姜丹书被迫从杭州迁居到上海。此时，姜丹书兼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流亡沪校的美术教师，闲



姜丹书

暇之余，开始投入较多的时间进行书画创作。

《西湖一角》创作于1941年，正是姜丹书画风最为娴熟之际。画中勾勒了钱学森故乡杭州西湖一带的景色，颇有写意风格，画上留有款识：

我学愚公术，移湖夺化工。
画随番舶转，人在地球东。犹是当年貌，曾何不洁蒙？家山收尺幅，万里托帡幪。学森世阮游学美洲多年，必负眷怀故土之念。因作是图，付邮寄赠，以当卧游。余亦抛却西湖四五年头，他日归来，湖山依旧。君车我笠，联袂重游，当以此图为息也。辛巳春，忆写于孤岛屋笼人鸟居之翼翼轩，敬庐姜丹书。

这幅仅一百多字的款识，蕴含着丰富的信息。首先，姜丹书和钱学森非常熟稔，俩人曾同游西湖，并约定钱学森回国时“联袂重游”西湖。其次，钱在美国已留学近六年，对故乡杭州西湖甚为思念。姜丹书的画作完成后，即寄给美国的钱学森，以此画权当“卧游”。再次，姜丹书已离开杭州四五年，创作这幅国画的时候，正蜗居在尚未被日本人占领的“孤岛”上海，画中所取的景色也是通过“忆写”完成。

有趣的是，2013年11月23日，浙江美术传媒拍卖公司举行过一次姜丹书字画专场拍卖会。其中，即有一幅与《西湖一角》相仿的国画《西湖卧游》。上面有这样的款识：

西湖卧游图。此二三十年前之西子旧貌也。今在孤岛忆写，曷胜今昔之慨！辛巳春，姜丹书。

这段款识所表达的内容，与《西湖一角》有异曲同工之处，均表达了对故乡杭州的思乡之情。

挂在卧室墙上

1941年，钱学森正值而立之年。此时，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硕士学位，又在加州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学位。离开故国近六载，钱学森时刻思念祖国。他本想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国，但是导师冯·卡门非常希望他留在加州理工学院，协助其进行航空方面的研究。同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的张捷迁，在给庄前鼎的一封信中，也透露钱学森原想1941年暑假回国，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。

钱永刚教授介绍说：“这幅画是父亲让我爷爷钱均夫请姜丹书创作的，因为父亲在美国没有时间回国，非常希望能够有这样一幅反映故乡的画寄托思乡之情。”所以，《西湖一角》对于思乡心切的钱学森来说，无疑是极大的慰藉。时值中日战争焦灼之际，姜丹书只能在上海租界忆写西湖，颇有一种无奈之感。所以，栖居美国的钱学森和蜗居“孤岛”的姜丹书都有相同的心境——想念西湖美景，感愤于祖国正遭受蹂躏。直到1947年钱学森暑期回国探亲，终于和姜丹书履行了“联袂重游”西湖的约定。9月17日下午6时，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沙逊大厦举行结婚典礼，钱学森特地邀请姜丹书参加婚礼。

1955年10月，钱学森突破阻挠回到祖国。10月15日至20日，钱学森携家人回到杭州为母亲扫墓，并重游西湖，释解心中的思念之情。此后，由于工作

繁忙，他一直没有机会再回杭州。一次，三位浙江籍钱王后裔——钱学森、时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、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相遇，他们问起钱学森：“西湖边有个钱王祠，你去过吗？”钱学森答：“没有去过。”两人笑称：“你这个杭州人，连老祖宗都不去见，可是忘本了。”钱学森哈哈大笑：“这不是忘本，是彻底革命嘛！”

但是，钱学森对故乡的思念却并未因“彻底革命”而消减，反而随着年龄渐长与日俱增。钱永刚教授说：“父亲在晚年的时候，曾特意让我把这幅《西湖一角》给找出来，挂在他的卧室里。其实，父亲一般不会随意在卧室里摆放东西，可见父亲对这幅画极为珍视。”说明钱学森心中，这幅国画远远超越美景层面，实乃寄托着钱学森对家乡和祖国的无尽思念。

同事至交近邻

钱学森父亲钱均夫和姜丹书曾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，两人是同事和至交。巧合的是，钱家住在风起河桥下28号，姜家住在29号，两家还是近邻。钱学森亦尊称姜丹书为伯父。姜丹书之子姜书凯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：“钱伯母人略胖，知书达理，是个大家闺秀，那个时候我家中园子里有各种树木和花卉，还有一片茂盛的竹林，每年春天出笋季节，钱伯母会应邀从院内小门进入我家竹园来一起挖笋尝鲜。她为人非常和蔼，当时我最小的姐姐乔春才六七岁，是我五个姐姐中长得最漂亮的，又很聪明伶俐，钱伯母很喜欢她，认她为干女儿。可惜钱伯母于1934年即患伤寒逝世。”

后来，钱均夫调往北洋政府教育部担任视学后，两家仍然保持频繁的联系。1917年，姜丹书因国内学校缺少美术史课程方面的教科书，决心努力编纂一本教科书《美术史》。书成后，姜希望能将其作为五年制师范学校的教材出版。得知这一情况之后，钱均夫便向教育部

推荐了《美术史》。后来，《美术史》经教育部审定并顺利出版，成为我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创始之作。该书不仅有建筑、雕刻、治印、书法和工艺美术等内容，还涉及到西洋美术史、印度与东方诸国美术等新兴内容。浙江大学陈振濂教授曾盛赞：“姜丹书的努力，决定了近代中国美术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大致方向。”1918年，姜丹书又编写《美术史参考书》作为补充。此外，姜丹书还著有《艺术论文集》、《透视学》、《艺术解剖学三十八讲》等著作。

1929年9月，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，每年暑假都要回杭州，还因伤寒在杭州休养一年。一次，钱学森找到姜丹书，说他正在研究无线电技术，需要在两家的三楼之间拉一根天线，姜欣然同意。于是，姜家和钱家的三楼之间便多了一根天线。1931年，姜丹书还赠给钱均夫一幅《西溪图》，并在画上题词：“西溪打桨觅诗材，诗未成吟画已催。芦花万亩柿千树，疑是雪中送炭来。”钱均夫60岁生日时，姜丹书还特意创作一幅祝寿画。

1934年，钱均夫辞去浙江省教育厅的工作，搬到上海居住。几年后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姜丹书也搬到上海避居，两人经常见面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因全国高等院校调整，姜丹书调入无锡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。此时，他由于年事已高很少再进行创作，而是以丰富的教学经验，编写了一本集大成专著《艺术解剖学三十八讲》，以留后人教学之用。

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，立即写信向在无锡的姜丹书伯父请安，告之自己已经顺利回国，请勿惦念。不久后，钱均夫随儿子钱学森从上海迁居北京，但钱家和姜家之间一直书信不断。1962年6月8日，姜丹书因病在杭州逝世，钱均夫还按照习俗寄去10元奠仪。

上海交通大学是钱学森科学人生道路的起点。这幅国画收藏的故事，更展现了钱学森炽热的振兴国家的梦想。

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